

卜皮為縣令其御史汗穢而有愛其卜皮乃使少庶子佯愛之佯愛之御史以知御史陰情西門豹為濮令佯亡其車轄令吏求之不能得使人求而得之家人屋間

七陽山君相謂閻王之疑已也乃偽謗膠堅以知之膠堅王之愛今偽若之必於而言王之疑已也淳盛聞齊文王之惡已也及矯為秦使以知之王既不疑秦使必以請告

齊人有欲為亂者恐王知之因詐逐所愛者令走王知之三知逆所愛則不疑其為亂也子之相燕坐而佯言曰走出門者何白馬也左右皆言不見有一人走追之報曰有子之

以此知左右之誠信不偽報有白馬者是不誠信有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得通辭倒其言以告而知之謂得以此言以告彼故言以告此則知訟者之情實

衛嗣公使人為客過關市關市苛難之因事關市以金與關吏乃舍之嗣公謂關曰某時有客過而所與女金而女因遺之關市乃大恐而以嗣公為明察

韓非子卷之九

韓非子卷之十

內儲說下六微第三十一

六微一曰權借在下二曰利異外借三曰託於似類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參疑內爭六曰敵國察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權勢不可以借人上失其一臣以為百故臣得借則力多力多則內外為用內外為用則人主墮其說在老聃之言失魚也是以人主久語而左右嚮懷則其患在胥儻之權屬公與州侯之一言而燕人浴矣也

權借一

君臣之利異故人臣莫忠故臣立而主利滅是以姦臣者召敵兵以內除舉外事以眩主苟成其私利不顧國患其說在衛人之妻夫禱祝也故戴啟議子弟而三桓攻昭公公叔內齊軍而翟黃召韓兵太宰証說大夫種大成牛教申不害司馬喜告趙王呂倉規秦楚宋石遣衛君書白主教暴譴

利異二

似類之事人主之所以失誅而大臣之所以

匪九

成私也是以門人捐水而夷射誅濟陽自屠而二人罪司馬喜殺爰憲而李辛鄭袖言息臭而新人剝費無忌教却宛而今尹誅陳需殺張壽而犀首走故燒芻廬而中山罪殺老儒而濟陽賞也

似類三

事起而有所利其尸主之有所害必及察之是以明主之論也國害則省其利者臣害則察其反者其說在楚兵至而陳需相秦種責而察吏實是以昭吳恤執敗茅而僂侯譴其次文公髮繞矣而樣侯請立帝

有反四

參疑之勢亂之所由生也故明主慎之是以晉驪姬殺太子申生而鄭夫人用毒藥衛州吁殺其君完公子根取東周王子職甚有寵而商臣果作亂嚴遂韓廐爭而哀侯果遇賊田常闕止戴驪皇喜敵而宋君簡公殺其說在私突之稱二好與鄭昭之對未生也

參疑五

敵之所務在浮察而就靡人主不察則敵廢

置矣故文王資費仲而秦王惠楚使黎其去仲尼而子象沮甘茂是以子胥宣言而子常用內美人而虞虢亡佯遺書而長弘死用難猴而郢都桀盡

廢置六

參疑廢置之事明主絕之於內而施之於外資其輕者輔其弱者此謂廟攻參伍既用於內觀聽又行於外則敵偽得其說在秦休儒之告惠文君也故襄疵言襲鄰而嗣公賜令

廟攻右經

一勢重者人主之淵也臣者勢重之魚也魚失於淵而不可復得也人主失其勢重於臣而不可復收也古之人難正言故託之於魚賞罰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權主故君先見所賞則臣當之以為德君先見所罰則臣當之以為威故曰國之利器不可示人靖郭君相齊與故人久語則故人富懷左右則則左右重久語懷尉小資也猶以成富况

於吏勢手

晉厲公之時六卿貴胥僮長魚矯諫曰大臣貴重敵主爭事外市樹黨下亂國法上以劫主而國不危者未嘗有也公善乃誅三卿胥僮長魚矯又諫曰夫同罪之人偏誅而不盡是懷怨而借之間也公曰吾一朝而夷三卿子不忍盡也長魚矯對曰公不忍之彼將忍公公不聽居三月諸卿作難遂殺厲公而分其地

州侯相荆貴而主斷荆王疑之因問左右左右對曰無有知出一口也燕人無惑故浴狗

失燕人其妻有私通於士其夫早自外而來士適出夫曰何客也其妻曰無客問左右左右言無有知出一口其妻曰公惑易也因浴之以狗夫曰燕人李季好遠出其妻私有通於士季突之士在內中妻患之其室婦曰令公子裸而解髮直出門吾屬佯不見也於是公子從其計疾走出門季曰是何人也家室皆無有季曰吾見鬼乎婦人曰然為之奈何曰取五性之矢浴之李季曰諾乃浴以

矢一日浴以蘭湯

二衛人有夫妻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質妾荆王欲宦諸公子於四隣戴歇曰不可宦公子於四隣四隣必重之曰子出者重則必為所重之國黨則是教子於外市也不便魯孟孫叔孫季孫相戮力劫昭公逐奪其國而擅其制魯三桓公偏昭公攻季孫氏而孟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救之手叔孫氏之御曰我家臣也安知公家凡有季孫與無季孫於我孰利皆曰無季孫必無叔孫然則救之於是撞西北隅而入孟孫見叔孫之旗入亦救之三桓為一昭公不勝逐之死於乾侯公叔相韓而有功齊公仲甚重於王公叔恐王之相公仲也使齊韓約而攻魏公叔因內齊軍於鄭以劫其君以固其位而信兩國之約翟黃魏王之臣也而善於韓乃召韓兵令之攻魏因請為魏王攝之以自重也越王攻吳王吳王謝而告服越王欲許之范蠡大夫種曰不可昔天以越予吳吳下受命

天反夫差亦天禍也以吳子越再拜受之不可許也大夫誣遺大夫種書曰彼免盡則良大烹敵國滅則謀臣亡大夫何不釋吳而患越乎大夫種受書讀之太息而歎曰殺之越與吳同命

大成牛從趙謂申不害於韓曰以韓重我於趙請以趙重子於韓是子有兩韓我有兩趙司馬喜中山君之臣也而善於趙常以中山之謀微告趙王呂倉魏王之臣也而善於秦荆微諷秦荆令之攻魏因請行和以自重也

宋石魏將也衛君荆將也兩國構難二子皆將宋石遺衛君書曰二君相當兩旗相望唯毋一戰戰必不兩存此乃兩主之事也與子無有私怨也善者相避也

白圭相魏暴謔相韓白圭謂暴謔曰子以韓輔我於魏我請以魏待子於韓臣長用魏子長用韓

長者則跪走退及夷射去則跪因捐水郎門雷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則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主於此王因誅夷射而殺之

魏王臣二人不善濟陽君濟陽君因僞令人矯王命而謀攻已王使人問濟陽君濟陽君曰誰與恨對曰無敢與恨雖然嘗與二人不善不足以至於此王問左右左右曰固然王因誅二人者

季辛與羨騫相怨司馬喜新與季辛惡因微令人殺羨騫中山之君以為季辛也因誅之荆王所愛妾有鄭袖者荆王新得美女鄭袖因教之曰王

常無聞而先言之魏王魏王備之趙乃輒運七秦侏儒善於荆王而陰有善荆王左右而內重於惠文君荆適有謀侏儒常先聞之以告惠文君

衛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有發辱而席弊甚嗣公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令者發辱而席弊甚賜女席縣令大驚以為君為神也

韓非子卷之十